

張端仕著

# 歷代難忘人物



張端仕著

# 歷代難忘人物

雙子星叢書  
星光出版社印行

究必印翻・有所權版

歷代難忘人物

雙子星叢書：  
129

著者：張端仕

發行人：林紫耀

出版者：星光出版社

經銷者：星光報社

臺北中華書局發行

TEL: 5-580280, 5-580288, 5-580289

香港柴灣康民街2號8樓

YAU SHING BOOK CO., LTD.

銷經有限公司

香港業有成

定價  
60元

# 目錄

|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明末名相葉向高·····  | 五  |
| 鬼婚怪談·····     | 一三 |
| 齊晏子諫殺馬官·····  | 一六 |
| 梅妃明皇戀·····    | 一八 |
| 人間神仙——務光····· | 二八 |
| 珠崖二義·····     | 三一 |
| 漢陰老農諷子貢·····  | 三四 |
| 梁鴻伉儷·····     | 三六 |
| 西江一老翁·····    | 三九 |
| 美男子潘岳·····    | 四二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玄天二女·····    | 四七  |
| 嚴光與嚴陵濶·····  | 五〇  |
| 惠及里鄰·····    | 五四  |
| 魏芒慈母·····    | 五六  |
| 釋道安·····     | 五九  |
| 石崇娶綠珠·····   | 六四  |
| 婦道却敵·····    | 七〇  |
| 蜀中卜痴·····    | 七三  |
| 高僧杯渡·····    | 七六  |
| 徐光啓懷才不遇····· | 八一  |
| 晉文豪陸機·····   | 八四  |
| 粗人細節·····    | 九〇  |
| 聶隱娘·····     | 九二  |
| 黃龜年劾秦檜·····  | 一〇一 |
| 史萬歲·····     | 一〇五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中國聖母·····          | 一一一 |
| 孔子師徒軼事·····        | 一一七 |
| 秀才娶「鬼妻」·····       | 一二〇 |
| 蘇東坡逸事·····         | 一二七 |
| 寧願死的女人·····        | 一三三 |
| 墨子卓見·····          | 一三六 |
| 蝶幸和風流舞·····        | 一四〇 |
| 河間婦·····           | 一四三 |
| 故宮同性戀·····         | 一四九 |
| 威御六合的女人——慈禧太后····· | 一五三 |
| 大貪官——和珅·····       | 一五八 |



## 明末名相葉向高

先賢葉向高，書香世家，但幼年命運多災多難，母親妊娠懷他時，倭寇便不時侵犯他的故鄉福建福清沿海地方。國難好像從小就跟他結了不解緣，當他一家人從城裏避難到山野時，他竟出生在這邊的一處茅草蓋的廁所裏；幾乎活不了。那時，他的父親朝榮已經從廣西養利州知州任內辭官還鄉，清白傳家，始終是兩袖清風。

明神宗萬曆間，他入京殿試前，曾在城東約二十里的石竹寺讀書。有個傍晚，他在佛前焚香跪拜，求神賜夢一卜自己的功名前途。第二天清晨醒來，還記得夢見一聯籤語：「功名無心想，日照木中林」。但是他並不氣餒，更加奮發，終於萬曆十一年舉進士，累官至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，時為萬曆三十五年，一時成為中流砥柱，獨相六年才辭官還鄉。熹宗天啓元年又奉召入相，憑他的忠愛老成，在任時期力抗宦官魏忠賢的惡勢力，救了許多忠臣及東林黨人，才印證當年籤語啓示之不虛。官至丞相，豈不是「想」字去「心」嗎？「日」在「木」中是「東」字，豈

不也應驗後來蔭祐東林一些名士，免受宦黨構陷殺害？

萬曆二十六年向高升遷爲左庶子，上疏力陳礦稅擾民，並引述東漢西宮聚錢故事爲鑑，神宗既不答應也未批駁。後遷吏部侍郎，又再請求廢止礦稅和遼東稅官，仍然沒結果。祇因他不畏權勢，時常忠言直諫，引起當時當權的沈一貫、沈鯉不滿和妒忌，足足九年沒有升遷的機會。

他第一次入閣任相不久，先是首相朱廣病逝，接着副相王錫爵、李廷機相繼辭官，他便開始獨當閣揆重任。神宗作了三十五年皇帝，已經懶得管事，朝政因而日益廢弛，中樞大臣出缺，大都懸而不補，官吏勾結成黨以自保，宦官則盡量替皇帝課征賦稅以中飽私囊。皇帝雖然深知葉向高忠心耿耿，憂國奉公，重用而且尊重他，但是幾乎從不採納他的興革大計，即使是宮中禮儀或皇帝的家務事也不例外。

萬曆四十年春天，葉向高已經獨相四年，儘管他的建議十之七八未被神宗所採納，他還是知無不言，言必針對時弊，並提出除弊興利的具體意見。下面節錄他的兩段奏疏原文，不難想見神宗萬曆末年已經潛伏明朝覆亡的危機。「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，蓋有數端，而災傷、寇盜、物怪、人妖不與焉。廊廟空虛，一也；上下否隔，二也；士大夫好勝喜爭，三也；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憂，四也；風聲氣習日趨日下，莫可挽回，五也。」

「非陛下奮然振作，簡任老成，布列朝署，取積年廢弛政事，一舉新之，恐宗社之憂不在敵

國外患，而卽在廟堂之上也。」——斥錦衣百戶王曰乾妖言擾亂後宮疏。

「臣屢求去，輒蒙恩諭留顧。臣不在一身去留，而在國家治亂。今天下所在，災傷死亡，畿輔、中州、齊魯，流移載道，加以中外空虛，人才俱盡，罪不在他人，臣何可不去！且陛下用臣，則當行其言，今章奏不發，大僚不補，起廢不行，臣微誠不能上達，留何益？」

「誠用臣言，不徒糜臣身，臣湊先朝露有餘幸矣。」——求去又留任疏。

疏上，神宗還是沒反應。京師洪水成災，各地也都紛紛有水、旱災情奏報到京師，葉向高又上疏：

「自閣臣到九卿，臺省曹署皆空，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。天下方面大吏，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，陛下萬事不理，以爲天下長如此，臣恐禍端一發，不可收也。」

疏上，神宗仍然不理。倒是有一天向高奉旨入宮，神宗見他面帶愁容，居然很關切地問他：

「賢卿又爲什麼事憂心呢？」

「臣接家書，知道颶風爲災，家鄉民房倒塌很多，災民無家可歸，不禁憂心如焚。」

「何不照募人宮殿建造房屋，颶風怎樣吹得倒它呢？」

「謝主隆恩！」

從此，他的家鄉——福清民房都得以仿照皇宮形式建造，是全國唯一可以到處看到具有宮殿

風格建築物的地方。直至清末民初，華僑老家爲了防盜，又多在宮殿式主屋的旁邊附加碉堡型建築物，又形成另一獨特風格。

中國自有歷史到明末，帝王在位逾四十年的不過十個，向高曾力勸神宗厲行新政，任用新人以振靡起衰。但是歷史總是會重演，神宗跟其他在位太長的皇帝一樣腐化與昏庸，不但沒興革的朝氣，最後甚至於讓宦官弄權植黨，跟東林諸生互相攻訐；埋下了魏忠賢害國殃民的禍根。

據明史卷二百四十列傳記載，在葉向高獨相最後兩年任期中，因爲他眼看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許多策議都不能實現施行，他幾乎每個月都上疏辭官，雖然神宗總是再三慰留他。兩年多裏，他辭職幾次，他請求委任中樞及方面大臣的懸缺多達一百多次；他的奏章却像是石沉大海般毫無回音，這大概也是史無前例的。直至萬曆四十二年八月，神宗才允他辭職，官至吏部尚書建極殿，加少師兼太子太師。辭官時另外賜他白金、百彩幣，表裏大紅坐蟒服，並派護衛送他回到故鄉。

萬曆三十八年（公元一六〇年），江蘇無錫顧憲成重修東林書院，家居講學，一時慕名的  
大官、儒生都爭相跟他交往，東林黨勢力日漸形成。他們大都眼看時政腐敗，自己又無法力挽狂瀾，平日議論國事，有時也上疏指摘攻訐反對者。親東林黨人李三才經過一場「京察」——明制稱京官考績，就被加以樹黨誹謗朝政的罪名。顧憲成當時只得寫信向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葉向

高求援，才得以免究。以後幾年，黨爭日劇，向高總盡力從中協調，化大事爲小事，使東林黨人免於被害。到了熹宗天啓初，反東林黨人王紹徽等編造「東林點將錄」，讓惡宦官魏忠賢按名冊構陷黨人，竟將葉向高列爲黨魁。

神宗逝世時，他已經作了四十七年皇帝。繼承帝位的是皇太子朱常洛，號光宗；在位的短暫却跟他父親成了強烈的對比，僅僅作了三十日皇帝便駕崩，要徵召葉向高重任相國都來不及。

光宗的兒子朱由校即位，號熹宗，也只在位七年，明末的內憂外患却都在他身上發生。內有宦官魏忠賢把持國政、禍國殃民之害，引起白蓮教起義反抗暴政之亂；外有強敵女真族日漸強盛，連連興兵進犯東北重鎮瀋陽、遼陽等地。

熹宗天啓元年多十月，葉向高又被徵召進京，重任首相，首先請皇帝撥出二百萬金作爲東西備戰專款，並羅致了不少忠貞爲國的人才入朝。像後來遇害的熊廷弼、楊捷、左光斗都在朝爲官，氣象一新，全國都欣欣望治。可惜熹宗畢竟年幼無知，不辨忠奸；而魏忠賢宦黨的潛勢力也根深蒂固，不容易祛除，因而禍患頻頻。

魏忠賢跟熹宗的奶媽客氏私通以後，更加作威作福。太監王安首先被羅織罪名殺害，吏部尚書周嘉謨、諫官倪思輝相繼被迫去職；大學士劉一燝極力辭職，以免被害。向高先是上疏請皇帝防範萬一，以爲劉一燝求去實因保姆客氏重新入宮而引人疑懼，言外之意當然在斥責忠賢當權，

也因而引起忠賢痛恨他。

不向惡宦官低頭的大臣接二連三地被迫離職。刑部尚書王紀被革職，禮部尚書孫慎行、都御史鄒元標都受到攻訐而辭職。向高先替他們辯護、挽留，都沒有用；繼又自己請求跟都御史鄒元標同進退，熹宗也不准。但是魏忠賢更恨他了。

葉向高光明忠厚，有容人的度量；雖然面對宦官用事的政治環境，只要他在位一天，總是極力扶植、維護忠良在朝廷中，爲國家保持正氣。給事中章允儒冒冒失失地上了一本奏疏，請皇上自動減少袍服的供應，以節省公帑。宦官乘機向年幼的熹宗進讒，以允儒欺帝年幼，激怒皇帝下令廷杖這個諫官。終賴向高再三替他請求免杖，才改罰停俸一年。同時藉向高力爭援救的還有御史吳姓、王祚昌及給事中陳良訓，御史經略遼東熊廷弼，都分別得到減免他們的懲罰。

其中以給事中陳良訓一案最爲嚴重。他上疏皇帝，諷諫權宦干預朝政；奏章落在魏忠賢手中，只因疏中有「國運將終」一語，便被忠賢奏准熹宗，將他關進天牢治罪，並且要追究幕後主使的人。幸賴葉向高以個人去就向熹宗力爭，也只罰他停俸了事。熊廷弼第一次被讒言陷害雖然免於受罰，但在他三度出任遼東經略時，終因僚屬王化貞巡撫棄職敗戰，使得廣寧失守，還是被牽連下獄，直至向高告老還鄉，才被宦黨處斬。

天啓四年四月，給事中傅櫬投靠宦黨以求榮，疏劾左光斗、魏大中跟汪文言勾結接受熊廷弼

賄賂，想向魏忠賢行賄以求延緩處死的刑期。詔下逮文言入獄，這一冤案也幸賴向高一肩承擔才免窮究株連。他向熹宗承認文言在內閣辦事，一向都是經他批准才執行，左光斗等被檢舉跟汪文言弄權納賄一事並無憑實據，顯然另有隱情；如果有罪，請皇上治他失察的罪，赦免其他被牽連的人，以免殃及政府其他大臣，加深禍患。左光斗、魏大中雖然得免牽連，汪文言還是無法脫罪。

兩個月後，左副都御史楊漣上疏劾魏忠賢二十四罪，忠賢跟內廷乳娘客氏朋比爲奸，使奏疏根本就無法送給熹宗御覽，却更刺激宦黨殺害異己的決心和行動。向高深知皇帝年幼無知，而忠賢的惡勢力也不是一時可以消滅；曾希望從中斡旋，以免朝臣與宦黨決裂，不可收拾。怎奈跟楊漣共謀的御史左光斗、林汝嘉、工部郎中萬燝都要向高支持他們，相繼上疏幾十次。當向高看到忠賢假傳聖旨，向羣臣誇獎他自己如何勤勞國事，文情並茂，顯然不是出自閣官的手筆，不禁駭異不已，已有事態不妙的預感，因爲宦黨背後這時已經有不肖的文官代爲策畫捉刀了。

果然，楊漣和左光斗等彈劾魏忠賢的計畫和行動不但沒有成功，反而招致宦黨更其劇烈無情的反擊。萬燝首先因爲疏劾忠賢被當廷受杖責——廷杖，向高雖然替他力爭，仍然被打死在殿階下。連葉向高的外甥御史林汝嘉也被罰廷杖，東廠的爪牙竟公然圍困相府，咆哮捕人。

葉向高眼看自己的力量已經無補於時勢，連上二十多次奏疏辭職，才得以罷官歸里，皇帝念

他勞苦功高，仍然由有司按月給他退休俸白米五石，並雇了八名與夫供他專用，足見其所受朝廷的優遇。

他離職後，繼任的首相韓爌、朱國禎都在位不久，朝廷中忠良相繼遇害，楊漣、左光斗都被關進天牢，受盡酷刑後，被宦黨暗殺在監獄裏。小人滿朝，居然有許多高官顯要上門自認爲忠賢義子、義孫，紛紛在各地替忠賢建立生祠，有些生祠比孔廟更堂皇。

葉向高私宅在故里福清縣城裏，歷時三百多年，屋宇庭院大致都還保持原有的面目。庭院中古樹茂密，大都可合抱；一座假山上面築了一個小亭，供人歇息。離假山僅僅四、五步有一根石柱，非常像百猴攀樹，形勢天成；小孩遊客總喜歡學猴子攀登一番。假山周圍有一泓清水，幾年來一直川流不息，只是人物已經全非了。

城南門外不及一里地方，有一座七層石塔，高約三十公尺，也是葉向高首次入相時興建，其堂皇精緻堪稱全國第一，只可惜沒人宣傳它，很少遊客到這兒一睹這名勝古蹟。這座石塔完全用青石砌成，不用金屬或竹木支架，也不用石灰或泥土黏着；每一塊石材都經過石匠琢磨，有的刻成佛像，有的雕上佛門圖案。據傳當年建塔所搭建的搬運石材的支架，占地廣逾數里，可見它耗資和人工的多。作者幼年常跟三五同學、好友，趁假日登臨塔頂，抱住上面的一隻石葫蘆，俯瞰大地，整個人突然會突然顯得那麼渺小！

## 鬼婚怪談

睢陽城郊有個儒生，年已四十還沒成家，人們祇知道他姓談却忘了他的名字；鄰近的人都稱他爲「談書生」，大半含有譏諷他不通時務的意思。

這個光棍書生也常爲自己孤單身世而感歎，往往在他的陋屋讀書、吟詩到深夜，有時上了床還要吟詠一番他自以爲得意的詩句。秋末的子夜萬籟俱寂，燈火剛剛熄滅，隱約看見一個少女走進門來，但是門顯然並沒打開。看她的模樣，年約二八，容貌服飾都華麗無比；她輕移蓮步，一點聲音也沒有。

當她向他表明願意託付終身而後，告訴他說：

「請你不要怕！我不會害你的，也沒一點惡意。我只是跟常人不同，請不要用火照我，三年以後就不礙事了。」

以後每個夜晚，只要燈光一滅，她便出現，言語行動都跟常人一樣；雖然黑夜却不用摸索。

他們的夫妻生活融洽而且愉快，只是天色微明她便起床，有時也難免依依不捨地分別。還不到一年，她居然也生了個孩子，哺乳、啼泣都正常，只是身軀要比一般孩子軟弱得多，好像是只有肌膚卻沒骨骼。

日子很快地又過了一年，孩子已經兩歲了，喃喃學語却還不能站起走路。談書生一直還沒在白天或燈光前看到自己妻子的真面目，好奇心使他偷偷準備點燈看一看她。三更過後，他趁他妻子熟睡時刻，悄悄起床點上油燈，看她的面貌紅潤清秀，格外令人憐愛。他又輕輕掀開棉被，細察她的身軀，儼然半人半鬼，從腰部以上肌膚都沒有異狀，只是從股到腳都只有枯骨而不長肉；他不禁憐愛和驚懼的心情交加。等她驚醒，顯得痛苦萬分，雙眼含淚，帶着哀傷而失望地說：

「你害了我了！我快要完全重生，你爲什麼不能再等一年呢？你這樣用火一照，我已經復活不成。」

談書生一再向她道歉，懊悔得痛哭失聲，久久不能自己，可惜一切都已經晚了。

「我跟你雖然已經情盡義絕，但是我愛我的孩子；」少婦繼續說：「你貧窮無力養活孩子，請跟我去一趟，我要送你一件相當值錢的東西。」

他們趁夜色出去。沒有月光，只有星星在夜空閃爍；走了不久，她帶他走進一座美侖美奐的屋子，廳堂的陳設儼然百萬富家。他在一張檀木刻着花鳥的太師椅上坐了片刻，她從房裏拿出一